



朱贵卿



咱们是普通人，成功只靠努力

少年时，朱贵卿颇有几分玩世不恭，北京协和医学院虽以高分录取了他，但他是唯一没有燕京大学推荐信的学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某位美国教授眼中的另类。一次组织学画图不及格，找美国教授理论无果，一气之下退学。后来教书育人的生活让他逐渐成熟，再次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他主要从事结核病的研究，是我国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创始性人之一，呼吸病学界曾有“南吴（绍青）北朱（贵卿）”之说。

1956年，吴英恺创建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前身），邀请朱贵

卿担任内科主任。1962年，朱贵卿回到北京协和医院。

朱贵卿曾对儿子朱杰敏回忆早年那段历史，朱贵卿说：“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天才，只有加倍地努力，别人付出一分，你付出十分，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少年不羁

朱贵卿祖籍浙江省湖州南浔，1908年出生于上海闸北区的一个贫民家庭。9岁时，父亲因病离世，家中生活陷入困顿。

朱贵卿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20多岁时死于肺结核，二哥和姐姐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英文打字员。二哥朱琴心，字杏卿，自小颇有戏曲天赋，在戏院票友青衣，人气旺盛，受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捧角，成为当时北京城的“六大名旦”之一。

11岁的朱贵卿来到北京投奔二哥和姐姐。自小在上海学习成长，朱贵卿的英文特别好，进了北京汇文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英文课是跟着高三年级上的。他天资聪颖，学习不用花费太多精力就能取得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朱贵卿顺利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那时的朱贵卿少年意气，颇有几分玩世不恭。中学时，他经常带着同学去戏院，因为二哥的名气，戏院管事的也会给他几分面子，每次都会热情招呼“二爷来了，里面请”，一行人不用买票，坐在灯光、布景等工作人员的位置，在“角儿”头上听蹭戏。

上了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学生会娱乐部部长，组织学生唱京戏，门票和梅兰芳在城里唱戏一个价儿，一块现大洋一张票，很多教授也来听戏，因此，这个价码让朱贵卿一说，成了“敲教授的竹杠”。

后来，校方因为他专注唱戏不努力学习找他谈话，警告他这样下去可能考不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朱贵卿不服气，他认为只要自己分数够高就行！当年，

果然以高分被北京协和医学院录取。

然而，预科期间的表现不羁让朱贵卿成了当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唯一一个没有学校推荐信的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生。没有推荐信对一个学生来说，代表着不被原来的学校认可，因此，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期间，朱贵卿经常受到另眼对待。

组织学课程要求学生一边看显微镜，一边画细胞图，美国教授给了朱贵卿画的细胞图“59分”，他去找美国教授理论，美国教授说：“不是59分还是60分的问题，而是及格与不及格的问题。”

年轻气盛的朱贵卿当即做出退学的决定，和几个燕京大学同学到北京光华女中（今北京三十九中）教书。教书育人的生活平静舒缓，沉淀心性，这期间，朱贵卿逐渐成熟，重新认清自己的方向，决定再次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而那位美国教授已经离开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于1937年毕业。

沉淀心性

再次被顺利录取的朱贵卿少了几分玩世不恭，多的是认真刻苦。他曾对儿子回忆那段历史：“咱们都是普通人，不是天才，只有加倍地努力，别人付出一分，你付出十分，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在任住院医师期间，他常常放弃休假，埋头于实验室和病房。一个无名发热的住院患者，病因长期不能确诊，周末他泡在实验室里看患者的血涂片，最后终于在涂片上发现了一个利什曼原虫，从而确诊为黑热病，为之提供了正确治疗。

朱贵卿对己对人，都是一个字——严。他认为如果对医生要求不严，那就是对患者最大的不负责任。

某次他考核一名实习生，发现这位年轻的实习生对患者缺乏爱心，动作粗鲁，冬天听诊将患者衣服大敞，基本功差，用手电筒（那时没有LED白光灯）



1951年，协和医院内科合影。前排左起：张安、朱贵卿、冯应琨、李洪迥、钟惠澜、张孝骞、刘士豪、许英魁、张学德、黄宛、富寿山、赵葆洵

检查巩膜有无黄疸。他毫不客气地给了个不及格，让他再念1年。

1937年，朱贵卿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通过十人选一人的住院医师淘汰后任内科结核病学系主治医师（助教）。

拒绝逃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协和医学院被日寇封闭。朱贵卿坚决不与敌伪合作，拒绝在敌伪医院任职，在东城南小街竹竿巷租了房子，和夫人一起开了一家小诊所养家谋生。

朱家的诊所虽小，但因为他的医术高，医德好，所以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吸引了很多患者慕名前来。北平沦陷期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朱贵卿体恤穷人的疾苦，看病只收取很少的诊金，有时甚至不收诊金还送药，所以小诊所的收入经常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没有积蓄。

1947年，房东打算卖掉房子。朱家如果不买这个房子就只能搬家，但是他们根本无力支付房价，只好搬家。

194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业之后，朱贵卿重新回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朱教授有很强的爱国情怀，他恨日本侵略者，绝不与日伪合作。他不巴结“洋人”，曾和他的师兄朱宪彝教授（时任内科住院总）考瑞典洋人主任，让他认天花的皮疹（那时瑞典已经200年没见过天花了）。

朱贵卿还坚决不让孩子上美国小学，说：“只会英文，中文不好绝对不行！”他看不上北京协和医学院那些只讲英文全盘美化的“半洋人”。他两次出访苏联，对某些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得到我驻苏大使刘晓的大力支持，表现出中国人的气节，回国后受到卫生部领导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朱贵卿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在做保健工作的过程中，许许多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和为人让他十分钦佩，使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在20世纪60年代，部队的一位领导同志肺部患病，各路专家会诊认为肺癌的可能性最大，都主张手术治疗。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易确诊的病，和大家意见保持一致，既不担责任，也不冒风险，然而朱贵卿却有自己心中的一杆秤。经过仔细检查患者，了解病史，阅胸部X线片后，他大胆提出异议，否定癌症的诊断。治疗结果最终证实他是正确的。

桃李天下

1956年，为了发展我国的医学事业，吴英恺创建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前身），邀请朱贵卿一起奔赴。朱贵卿带着赵宗友、罗慰慈、刘力生、罗秉坤4个学生欣然前往。当时医院主要还有研究肺功能和生理的张琪、研究生化的张英珊、研究细菌学的王凤连等人。

朱贵卿在北京协和医院时主要从事呼吸科的研究，是我国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后，他任内科主任，主要做与呼吸系

统疾病有关的研究，并带动了呼吸系统的生理学、呼吸系统的细菌学、呼吸内科疾病、结核病等研究的发展。

1958年，阜外医院成立后，朱贵卿调入阜外医院。当时，在我国呼吸系统疾病研究领域数两位教授最有名，即上海医学院从事肺科结核科研究的吴绍青教授和阜外医院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朱贵卿教授，在呼吸病学界被称作“南吴（绍青）北朱（贵卿）”。这两位教授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呼吸病学和结核病学的发展——从事结核病病菌研究、培养结核病研究人才等。

据他的学生罗慰慈回忆，朱贵卿教授讲授的课程非常精彩，大受学生欢迎。他备课充分，掌握每节课的要点，讲课时逻辑清晰，口才颇佳，每一节课都是非常准时开始，准时下课，不耽误学生一分钟时间。同时，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注重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

在阜外医院，朱贵卿是一个非常有威信的领导。日常工作中，他有计划、



1957年，吴英恺和朱贵卿接待WHO干事



1957 年，朱贵卿教授在查房

有魄力，领导行政有力，要求下属严格，组织工作得力。他还曾撰写了我国第一组肺癌 100 例的论文。

罗慰慈回忆，朱贵卿教授查房时能够掌握每个病例的要点，不多说一句话，但是说的每一句都很重要。

1962 年，朱贵卿再次调回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副主任。重点工作是带研究生，为祖国培养医学人才。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深得学生喜爱。内科成立呼吸组（我国第一个）之后，他任呼吸主任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在直肠癌造瘘手术之后，他又艰难带病工作了十几年，于 1983 年因心肌梗死离世，享年 74 岁。

朱贵卿教授一生注重培育人才。他大力提携中青年医学优秀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放手让他们发展。我国一大批顶级的医学专家，如罗慰慈、罗秉坤、刘力生、朱元珏、林友华、黄席珍、李龙芸、林耀广、陆慰萱、蔡

柏蔷等教授均出自他的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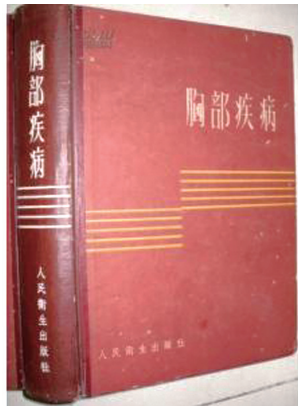
鞠躬尽瘁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教育事业才重新开始起步，为适应祖国医学发展的需要，朱贵卿与吴英恺教授通力合作，编写了《胸部疾病》一书。

晚年，朱贵卿深刻感受到我国的医学事业在快步前进，过去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再看看大批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继续为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奋斗。

于是，他牵头主编了《呼吸内科学》。他不顾年迈体弱，查资料，翻找病历，做索引，干着最普通、最细小，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病痛折磨得他不能伏案，他就靠沙发里，膝盖垫块木板继续写，别人看他如此艰难，想帮助分担点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整个编写过程中，他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集思广益，凡是合理的建议都会采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部 90 多万字的著作几经易稿，终于按期交予出版社。编辑部的张本老师说过，朱教授校过的稿子连标点都不用改。这部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一部附有索引的书。《胸部疾病》和《呼吸内科学》均为当时我国权威性专业著作并获奖。



1959 年，朱贵卿与吴英恺编写的《胸部疾病》

整理 / 郭贝贝 许奉彦